



《梦魔》



《WONDERLAND》

杨畅

让那个“小男孩”找到自己的原点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解构画中空间

从本科到研究生，杨畅一直在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钻研了七年。这让他油画创作上有了诸多心得和感悟，也收获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创作成果。但杨畅并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继续前往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Fine Art专业学习。在此期间，他学习的艺术类别非常广泛，除了绘画与雕塑之外，还涉及装置艺术、声音艺术、行为艺术等等。这让他对艺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入。

早期，专注油画创作的杨畅曾痴迷于探索绘画中空间的意义，以及如何令其在绘画中发挥作用。他还通过达达主义、立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等，重新解读空间的分解和重组方式，创造出全新的视觉语言。杨畅还会通过对各种材料的探索来扩展作品，比如把人物形象抽象出来，再用不同的材料重建“空间”。画中的一切都是从孤立的空间和荒诞的梦境中而来：“我将一个空间设置为一种臆想的战场，通过分析场地所具备的特征，利用自然因素、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去满足我的创作，达到一种‘物与我’之间的交流。”

“我喜欢把空间进行一些拆解，然后再进行重组，这可能跟我喜欢看一些心理学书籍有关。我之前比较喜欢看弗洛伊德的著作，比如《梦的解析》。他认为人的梦境构成是一些无形的东西，不是理性的，它往往是一些非常随机的画面或者一些经历拼凑起来的。”

所以，杨畅尝试反过来思考：如果梦境是一种无序的构成，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梦境构成的形式来创作一些作品？于是，他开始尝试用这种方式进行创作。杨畅用手机记录下一些自己旅行时的



《Tangible space》

画面，“我画了一些画，我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偶尔看到一些东西，就用手机拍出来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，然后在创作的时候，将这些画面以无序的形式进行重构”。前期，他在作品中经常会用这种方式进行阐述。

心里住着一个小男孩

在英国学习期间，随着接触的艺术形式愈发丰富，杨畅的创作视野也不断被拓宽。他更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创作，来了解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杨畅发现，自己的内心仍然是小时候那个爱画画的小男孩，这让他觉得，要把自己内心的东西画出来。

因此，有一段时间杨畅在幼儿园里做义工，主要是教孩子们画画。随着和孩子们的相处，杨畅发现，

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孩子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，他们的状态很不一样，一些孩子眼神里或多或少会流露出孤独的感觉。于是，杨畅创作了《梦之门》系列，将视角投向儿童群体。这一系列，杨畅以画面构成、绘画语言与创作主体所产生的矛盾为切入点，产生无奈、感伤与追思情绪，也试图在记忆、现实、希冀之间形成互通与平衡。画面中的孩童天真无邪、自得其乐，但却被极具沧桑感的斑驳笔痕所包裹；本应是阳光灿烂的主体，却又被笼罩在幽暗的蓝色画面之中……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之间，杨畅希望引发观者对自由与束缚、存在与消逝、梦想与现实的思考。

但现在，在杨畅的这些儿童主题画作里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温暖、色彩丰富以及富有正能量的画面。因为他也在不断的创作中慢慢改变自己的思路和想法。“因为我觉得，可能忧郁的情感并不适合大部分的孩童，他们的童年还是会拥有更多快乐的感觉，所以我想用彩色的画面来表达这种感受。”杨畅并不想把哀怨的情绪都集中在画面之中，“但凡你能看得到阴面，它也一定有阳面。与其去批判一些无法改变的东西，不如换一种视角，来画一些大家内心深处所渴望的、积极的内容。而且会让你觉得，这些是你也可以做得到的。”

“我在这个世界上绕了一圈，看了许多风景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我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走远，只是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但内心仍然是一个小男孩。”杨畅希望能通过作品表达自己，“我觉得，如果很多事情跟我没有太大关联的话，我很难去表达。因为我不能代表别人，我只能代表我自己。所以，每次我作品的表达或者阐述都是和我自身有很大关联的。”